

1990:

范本吉 吴笑女 著

中东大撤离

5000名中国人九死一生
5000名中国人亲眼目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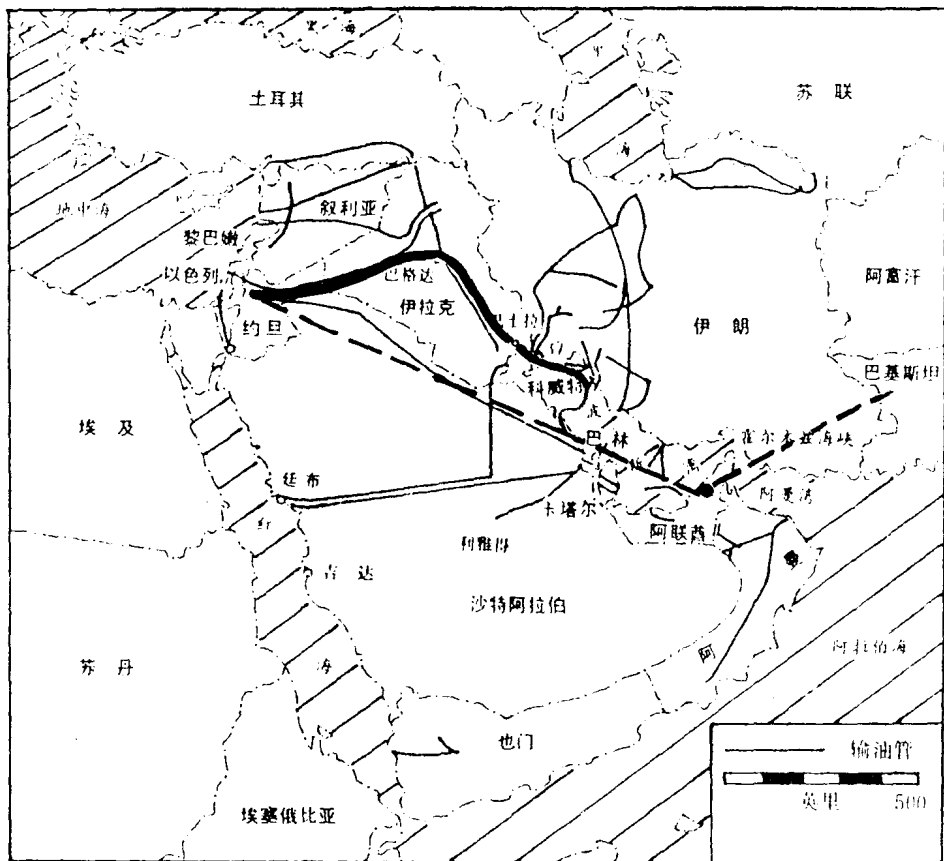
- 兄弟自相残
- 水比命值钱
- 失踪的劳工
- 台胞脱险记
- 大漠盗匪多
- 穿越封锁线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0: 中东大撤离

范本吉 吴笑女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劳务人员撤离路线图

——陆路 ——航空

1990：中东大撤离

范本吉 吴笑女 著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昌平长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1/32

字 数：137000

印 张：6.5

印 数：1—20,120册

版 次：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8-0743-0/I·184

定 价：2.45元

目 录

序：写在前面	(1)
一、凌晨的战争	(3)
1. 8月2日。凌晨的震惊与惶惑.....	(7)
2. 在科威特的“西尼”(中国人)	(10)
二、最初的反应	(14)
1. 程文林，战而不乱.....	(14)
2. 陈若颐，最先接触伊拉克兵的人.....	(16)
3. 年轻人，初次感到了战争的压力.....	(19)
4. 非常时期，老曹的名言：民主太多了不行.....	(20)
三、抓粮·抓水·抓油	(24)
1. 老曹去买菜，一个兵让他过，一个兵让他停下.....	(25)
2.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27)
3. 李维鹏拉水，把水车开进了伊军炮阵地.....	(29)
4. 于哲去抢购，科威特人让他先表态.....	(30)
四、难熬的日子	(32)
1. 2号打仗，3号着火。黄鼠狼单咬病鸭子.....	(33)
2. 令人羡慕的中国护士.....	(34)
3. 参考消息.....	(37)
4. 云游说客程文林.....	(40)
5. 不平静的夜.....	(41)
6. 急眼了，程文林急电党中央.....	(44)

7.没辙了，假传“圣旨”	(45)
8.“西尼”们差点回国去“旅游”	(46)
9.难伺候的姐们儿	(48)
10.火上·浇油·浇水	(50)
11.程文林忽然说：“明儿给我做个大蛋糕！”	(54)
五、准备撤离	(57)
1.人找到了，程文林再吃上一顿好饭	(57)
2.电话机前，只听到老总的啜泣	(57)
3.青岛工地上，工人们狂欢了一夜	(59)
4.面见伊军司令贾巴尔	(61)
5.不能不慎之又慎	(62)
6.程文林：项目经理要走在项目最后； 经理部走在各项目之后。 使馆表示：要走在全体中国人之后	(64)
7.车！车！！车！！	(65)
六、撤离前夜	(68)
1.院长耸耸肩：上帝保佑你们	(69)
2.中国人，同舟共济	(70)
3.撤退前，王秘书成了警察局的常客	(71)
4.临走，秦军满失踪	(76)
5.行前，老徐给菜园浇了最后一次水	(78)
七、离开科威特	(81)
八、五星红旗下台胞	(82)
1.台湾代表对台胞说：你们自求多福	(83)
2.北京坦诚相待，海外揣测纷纷	(84)
九、沙漠里程	(88)

1. 我们的队伍·····	(88)
2. 出关，乱成一团，阿訇出马·····	(90)
3. 路口镜头之一：大兵要表，刘莎莎装傻·····	(91)
4. 之二：86号车被抢·····	(92)
5. 之三：老曹以为车胎放了炮·····	(93)
6. 之四：四川车翻，南京车压人·····	(93)
7. 之五：女工说什么也不上车了·····	(94)
8. 之六：护照丢了·····	(95)
9. 之七：碰上伊拉克活雷锋，好心好报·····	(96)
10. 出关，工人们戏称到了“解放区”； 荣工处抱头痛哭·····	(97)
11. 波折横生，约旦封关·····	(99)
12. 闯关，从一开始就掉队的李维鹏·····	(102)
13. 一路上，曹老参赞自身难保·····	(107)
14. 边关滚滚黄尘中·····	(109)
十、到安曼 ·····	(111)
十一、“中途岛”：沙迦 ·····	(118)
1. OK China·····	(121)
2. 沙迦军警的敬礼·····	(124)
3. 还是社会主义祖国好·····	(125)
4. “我是华人”·····	(126)
5. 向着太阳，向着东方·····	(127)
6. 难言备忘录·····	(129)
十二、最后离开科威特的人 ·····	(134)
十三、1990大空运 ·····	(138)
十四、回到北京 ·····	(143)

十五、劫后余声	(149)
附录一：战时日记	(152)
附录二：战时日记	(172)
附录三：驻外经理的“五味瓶”	(186)

序：写在前面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

和我一样，我们近五千名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经历过战争。这些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男男女女告别家乡，不远万里到中东那块大沙漠上是去从事建设的。

为了和平。

然而就在一夜间，战争的凶神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与之俱来的是瞬时的惶惑与慌乱，长期企盼祖国声音的煎熬与茫然，以及听到祖国召唤后的狂喜与慰藉，沙漠长途跋涉的艰辛与磨难，回到祖国后感受到的温暖与甘甜……

在短短二十几天里，他们酸甜苦辣尝遍，经历了极复杂的内心历程。

应该说，在这突发战乱的情况下，我们在科威特的数千工人虽然也和身处战乱中的所有人们一样，受过饥饿的困扰和枪炮的威胁，但在中国使馆和中国干部的出色组织下，并没受到太多的苦难。这次纵跨中东沙漠的国际大撤离，虽然也有和平环境下没有的艰苦挣扎，但也似乎说不上什么艰苦卓绝。

我想，写出这一切，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领略那块战乱土地上的异国风情，而是想写出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也万万没有想到会经历战争、而真的经历了战争的人们，在短短二十几天里的人生经历与体验。

也想在身处和平家园温馨中生活的人们的心灵天平上敲击一下，在失衡中再次显示“祖国”这块法码的份量。

叙述过去了的事不仅是为了过去。

更是为了明天。

一、凌晨的战争

进入20世纪末，以盛产石油著称于世的中东海湾地区一直动荡不安，战火频燃。阿以战争刚告暂停，两伊又起战争。一打就是8年。但这些年纷繁的战事并没有怎么影响到波斯湾尽头的科威特。这个80多万科威特人的小国家，在1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享着950亿桶储量的滚滚石油，从1961年独立以来，真主安拉总是平静地赐福给这块土地上的穆斯林。

1990年8月1日，夜幕降临后，科威特市区开始热闹起来。白天50℃的高温开始退去，街上人车如流，灯光闪烁。著名的萨尔米亚区里，豪华的高级商店橱窗里商品琳琅满目，闪着珠光宝气，店员手里倒着沉甸甸的金板金块饰品殷勤地与顾客攀谈。一切都在向人们显示着富有和繁华。

街心广场上，穆斯林们习惯地围坐在一起，桌上一杯香茗，再放上一台大电视，开始了漫长而祥和的海聊。不知多少个傍晚，他们都是这样打发时光的。他们习惯了，自然了。生活中真主除了不断赐给他们财富外，没有什么烦恼。企业自然有精明的外籍经理去运筹，自己要做的只剩下按时查看一下自己银行账户上的进帐和在别墅、游泳池、奔驰车之间流连了。

电视里在播着有关科威特与伊拉克进行谈判的新闻。这

两个阿拉伯兄弟近来有点不和。

在中东这片浩瀚的大沙漠里，边界曾经没有什么严格的划分。公元7世纪时，这里都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起，阿立德家族开始统治靠近波斯湾的这块地方。18世纪初，住在阿拉伯半岛的阿奈扎部落中的萨巴赫家族迁移到了科威特，在1756年登上了王室宝座，建立了科威特酋长国。

1871年，科威特成了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个县。

1899年，英国强迫科威特签订了“英科秘密协定”，使英国成为科威特的宗主国。

随着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崩溃，英国人逐渐取得了这片沙漠上的统治权。英国人开始想在这里划出欧洲式的边界了。

1922年，在欧盖尔沙漠的一个帐篷里，开始了对边界问题的漫长的争辩。由于伊拉克代表和沙特的未来国王谢赫·伊本·沙特彼此向对方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使担任仲裁人的英国驻巴格达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感到烦躁不堪。他实在没有耐性再听这些阿拉伯人喋喋不休的争论了，便用一只红铅笔在阿拉伯地图上划下了一条边界线。

虽然珀西爵士划出的这条边界线除了英国谁都不满，但还是被默认了。新的边界线使科威特的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二。这是为了补偿伊本·沙特。而伊拉克则得到了一块本该属于沙特的领土，但没有得到整个科威特，因而没有实现获得海湾直接通道的宿愿。英国人再次遏止了伊拉克人的势力直达波斯湾。

阿拉伯国家在本世纪中叶相继独立后，伊拉克和科威特

两国做为近邻，倒也和睦相处了几十年。

这几十年里，科威特这个人口不及百万的海湾国家，靠沙漠下面的黑色黄金——石油，迅速发达起来。成为中东首屈一指的福利国家。科威特货币第纳尔(简称KD)也成了国际通行货币。

它的阿拉伯兄弟伊拉克就不那么乐观了。虽说伊拉克也有居世界第6位的石油储量，但它那1700万人口、落后的农业经济更加连年的战争，使它在近年来已负债达700亿美元。其中不少就是借自邻居科威特的。

萨达姆先生首先看到了另一个海湾国家：伊朗。1980年4月，伊拉克宣布要废除阿尔及尔协议和收复伊朗1971年占领的海湾入口处的3个小岛。

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宣布对阿拉布河拥有全部主权，并于22日出兵伊朗。从此两伊战争爆发，一打就是8年。距今两年前，战争才告降温。

海外人士注意到，血战8年的两个仇敌，在今年7月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忽然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了。海外人士评论说：“两个本来是无法调解的敌人，竟然携起手来，必然是两国领导人看到了一个更为重大的利益，非用‘一笑泯恩仇’的方法来追求不可。”（新加坡《联合早报》1990年8月14日 梁厚甫文章）

萨达姆先生又看到了科威特。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占有世界石油资源一半以上，理应能够控制石油价格，享有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但历来没有做到，就是因为有一些害群之马在阿拉伯世界，主要是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他认为这几个国家不以阿拉伯民族的利益为重，而以美国等西

方发达国家为友。何况据某些地质学家分析，这些海湾国家地势较低，随着那里的原油滚滚而出，其它国家地下的油也会向那边靠拢呢。

阿拉伯地下的黑色财富是真主赐给全体穆斯林的，应由全体阿拉伯人共享！这是他的想法。

伊拉克与科威特漫长的接壤地带中，边界线迄今没有最后勘定。1932年，伊拉克首相赛义德致信英总督，提出了划分边界的意见，得到了科威特埃米尔的确认。这个提法就是目前双方实际控制线的依据。近年来，两国边界争端时有发生，并曾发生冲突。

1977年4月，两国内政部长互访，达成了两国军队在边界脱离接触的协议。科威特宣布开放边界。

从此边界争端缓解。

近来为油价和偿还贷款问题，两国关系又告紧张。7月31日，两国在吉达举行了谈判。然而，这次谈判不欢而散。科威特人在电视上都看到，伊拉克人怒气冲冲地走出了会场。而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表情沉重，眉头紧皱。但这一切，没有引起街上人们的注意，虽然已知伊拉克人在100公里以外的边界上陈兵10万，但也没往极端去想。

这一晚编发的《阿拉伯时报》（《Arab Times》）的文章里还在大谈，双方的争论应以友情为重，兄弟间的争端应该以兄弟间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解决。

8月1日晚，统治了科威特250年的埃米尔家族和千万科威特人一样睡得很安稳。

他们忘了，早在70年前划定边界时，珀西·考克斯爵士就对老埃米尔说过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剑比笔更有力

8月2日。凌晨的震惊与惶惑

谈判破裂后，双方宣布改日继续会谈。但在数小时后，凌晨两点，伊科边境上坦克发动、飞机升空、炮声突起，伊拉克大军席卷而来！伊军只遇到零星的抵抗，便跨过边界，沿着笔直的超级公路长驱直入，顷刻间兵临科威特城下，达斯曼宫遥遥在望。

机场起火，海港陷落。国防部、新闻部、水利部、电台、首相府成了第一批攻占的目标。

8月2日0点10分，科威特王宫曾收到了埃及官方发来的急电：伊军将大举进攻！

此时王室内乱成一团，最早驶出王宫的一队豪华轿车里是王室女性成员，接着是萨巴赫国王及内阁成员，从陆路驶往沙特。到2点15分，整个达斯曼宫已是人去楼空。

忙中出乱。战事消息一直没有通知到埃米尔的八弟，在科威特被人们称为“八王爷”的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直到凌晨2点半，他才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得知王宫被围的消息后，不顾劝阻直奔王宫。匆忙中手枪里只带有5发子弹。与伊兵遭遇后，子弹打光，负伤后拒不投降，最后倒在王宫的楼梯旁，英勇殉国。同时遇难的还有法赫德亲王的两个儿子（据《约旦时报》）。

凌晨5点45分左右，住在达斯曼宫附近的新华社记者李士兴被枪声震醒，跑到楼顶平台一看，只见坦克、装甲车上

插着小红旗隆隆驶过，海湾大道上士兵身着迷彩服，三五成群地搜索、打枪，开始他们还以为是科威特军队的演习，但又马上发现不对，情况异常！

记者吴毅宏奔下楼，开上车，跑出去，想观察一下情况，抓点第一手新闻，可没走多远，哒哒哒，一排子弹把车玻璃全部打碎，手臂负伤。没容反应，又是一排子弹！他赶紧趴地上了。今天这子弹不认人哪，他扔下车跑了回来。

虽然伊拉克攻势凌厉，但应该说，战斗并不激烈，甚至住在四环路边上的中国护士刘莎莎都没有听见枪声。事后她说：“正好那天我和吴俐都上下午班。夜里宿舍里空调噪音特别大，什么也听不见。天亮后我发现菲律宾的护士把空调给关了。这么热，关空调干嘛？她们说夜里四五点钟听见了枪声。我们这里早上9点多才听见一声枪响，我还以为是放鞭炮呢。”直到响了第二阵枪声，而且特别近，她才想到这是在打枪。慌忙上楼去找同在医疗康复中心工作的吴莉。

我国驻科商务处的翻译于哲那天上午与科威特人有个官方约见。起来洗梳完毕，细心地打上领带，准时开车去赴约。他们的车开到三环路，被堵了。大批的军队从海滨大道涌进来。于哲平时很注意看报，关注伊科局势。他看到这阵势，心想：看来伊拉克军队要打进来了，科威特人忙着布防了。

中建总公司青岛项目的工人还照往常的习惯6点钟起来、吃完饭，坐着黄色的美国大巴士，去科威特红月会的工地。路过机场时，看到机场上空飞机打架。工人们还说：“演习够早的呀！”

车过机场不久，突然一梭子弹打到了车前，“哎呀，怎么朝我们打呀？”大概是开进了禁区。司机开车赶紧绕另一条路去工地。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驻科威特经理陈若颐早上6点开车去工地。工程师李维鹏告诉他：“我刚才出去一趟，看路上坦克螺丝帽，零件、钢盔到处都是。这科威特兵也太没用了，怎么一上阵就丢盔卸甲呀？准是打败了，跑得还挺快！”

天上盘旋的直升飞机被打下两架，在地上燃起两堆火。陈若颐还在疑惑：“这科威特的飞机怎么自己掉下来了？战备太差了！”

人们都没有料到：这飞机、坦克、士兵全是伊拉克的。从8月2日凌晨，他们就再没见到科威特兵的影子。

在科威特市独立大道附近，座落着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尽管在炎热的气候下，每个房间都严严实实地关死了窗户，拉上厚重的窗帘，可凌晨5点多时，使馆的人还是被战斗机的尖锐轰鸣声从梦中惊醒。

“出事了！”长期驻中东数国的代办秦鸿国拉开窗帘，望着天上隆隆驶过的机群心想。天上飞机向各个方向的都有，军用运输机类在战斗机群中，一时还判断不清战况。他赶紧打开收音机，科威特的阿语广播说：“伊拉克士兵今日凌晨2点侵入科威特境内。科威特外交部对伊拉克的入侵，表示强烈抗议。”

很快，科威特外交部美大司司长舒海波也打来电话：“今晨2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希望中国政府能主持正义，

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

这时，人们还以为边界发生冲突。

最早打来电话的项目组是中国医疗队。郭队长来电话：“我们医疗队离科国防部很近，这里打得厉害，我们的玻璃全被打碎了。”

过一会医疗队再次打来电话，说伤员已经抬进了医院，证实了是伊拉克军队打进来了。

经参处参赞曹贯林，接到下面项目组的电话，报告说伊拉克的坦克已经开到工地了。他说：“这不可能呵，你们再核实一下，是伊拉克的还是科威特的？”

一切都是突如其来！

8月2日是星期四。对于习惯在星期五做礼拜，休息星期五的阿拉伯穆斯林来说，星期四就是他们的周末。

事后陈若颐回忆说：“一个礼拜前，我们这个工程压力很大，我也觉得这个项目很为难。我从来不做梦，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伊拉克人打进来了。上班时我对办公室的人说了这个梦。我说伊拉克人要真打进来，咱们就解放了。这是当时的玩笑。”

可是眼前的一切，不是玩笑，不是梦，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

在科威特的“西尼”

自从1979年中国开始劳务输出以来，“西尼”（阿语“中国”，当地人这么称中国人）的足迹就开始出现在中东的